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包身工的后代

周嘉俊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包身工的后代

出版

11

821/
7742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包身工的后代

周嘉俊 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1959

工农兵创作丛书(42)

包身工的后代

著者 周 嘉 俊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42 印张：4 1/7 字数：71,000

1959年10月第1版

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8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79

定价：(六) 0.28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特寫和短篇小說十一篇。《包身工的后代》是新旧社会对比的特寫。作者通过戴鳳英和阿芬母女两人在新旧社会中的不同遭遇，反映出了旧社会的殘酷剝削和新社会的幸福快樂。《初診》描繪了一个医科大學毕业生第一天做医生的心理状态。作者抓住了初当医生的人在診病前后几个細小情节的描写，生动鮮明地刻划了新生一代的医生热心为病人服务的激情。《“虎先生”》借一个上夜校的女工人的感受和体会，写出了夜校教員認真教書，埋头苦干的精神，同时也反映了我們工厂里文化生活的蓬勃發展。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79
定价：0.28 元

包身工的后代

“两粥一飯，十二小时工作，劳动强化，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，猪一般的生活，泥土一般的踐踏——血肉造成的‘机器’，……在这千万被飼养的中間，沒有光，沒有热，沒有温情，沒有希望，沒有法律，沒有人道。”……

二十三年前，夏衍同志在《包身工》的特写中，对奴隶般的包身工的生活作了真实的描写。

蘆柴棒、小福子，……她們被榨完了最后一滴血汗，悲惨地死了。但是，命根子硬的人还有，她們带着頑强的韧性，熬过多灾多难的漫漫长夜，等待着天亮。解放了，她們和自己的幸福后代在一起，过着从前梦想不到的生活。

你看这一对：

戴鳳英，她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妇女，身体长得又胖又結实，面色紅潤，吊着两只閃閃发

光的金耳环，这位就是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包身工。旁边站的是她的女儿阿芬，在卡其布的外套下，露出印花的短袄。

今天，阿芬第一天到媽媽做的国棉十二厂去上班。为了这件事，她高兴得一夜沒有睡着。灿烂的阳光迎面照着她，叮叮当当的电車鈴声，水門汀牆里傳来的錠子的“沙沙”声，变压器的“嗡嗡”声，都为她奏出欢乐的乐曲。

做媽媽的当然也很高兴，但是涌上心头的回忆，常常使她收敛了臉上的笑容。

“日子越过越好啦！”阿芬媽自言自語地說着。她，又想起了那曾經折磨她整个童年和青年的苦难的、可詛咒的年代。

二十七年前。

一艘四层的长江航班輪船在十六鋪碼頭靠岸了，被称为“猪仔仓”的四等仓里，走出一个穿着对襟綫嘜短衫，胸前垂着金鏈子的中年人，他吆五喝六的催赶着十几个十四、五岁的乡下姑娘往岸上走。其中有一个特別瘦小，短发下

露出两只银耳环的姑娘，睁着惊奇的眼睛，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。她就是戴鳳英，那时才十四岁。站在她身旁的是她同村的翠女。

这个挂金鏈子的李老板，是大康紗厂（現在国棉十二厂）的包工头。他从乡下招来了这批人。李老板生就一張能說会道的嘴：“上海是天堂，只要你去，嘿！吃的油，穿的綢，咱們是同乡，哼，同乡同乡，就要有福同享嘛！”

既然是老板，就得有貨，这貨就是活活的人。他是个暴发戶，底子并不厚，連这批“貨”才只有三十来个。他打听到乡下鬧灾荒了，便露出一副菩薩面孔，来“普渡”这些同乡。在农村破产，农民无路可走的时候，那是用不着多宣傳的。

“十五块大洋一年，做一年付一年，期滿三年，还可以賺大錢！”李老板在每个姑娘的父母面前拍胸担保。

鳳英走进了大康紗厂的車間。第一天，拿摩温叫她小姑娘，第二天就叫她“猪鬃”和“野人”，第三天，她就尝到拳头的滋味了。

空气中充滿了棉絮，不上一分鐘，眼睫毛上

挂滿了白絲；空氣的濕度总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，快到飽和點了。熱天，車間里的溫度最低也有一百零五度。汗拌着空氣中的水份象雨一樣的淌下來，紗碰到了汗，粘住了，斷頭接二連三的增加，逼迫着你得趕緊地接。頭昏沉沉的，象頂着千斤重担，腳無目的地跨着，不要幾分鐘，就會聽到沉重的“噠”的一聲，人倒下了。於是“弄堂”里傳來一陣尖利、淒慘的呼救聲：

“張嫂子倒下了，快來呀！”

然而拿摩溫是絲毫也不憐惜的，一陣子亂踢，倒下的人一聲不響了，才能拖出去，讓她躺在水門汀上，再澆上一鉛桶冷水。

鳳英看着心都寒了。

倒下的人當中，多數是被稱為“豬獃”和“野人”的包身工。澆水不管用，就用銅板刮痧。借不到銅板的時候，她們就用一塊鐵片，蘸着水，在脊背上刮，刮出紫紅色的長條，滲出鮮紅的血，她們也就蘇醒了。

有一次，她踏在車腳上換紗錠，不料，昏昏沉沉地踏在轉軸齒輪上了，褲子撕破了，肉被絞掉了，鮮血直流……

“猪糞，機器給你弄脏啦！”这是拿摩温的声音。

接着是一頓巴掌和皮鞭，她咬紧着牙，泪珠几往肚里咽。

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在标志文明和进步的紡織机旁边，不断地演着这样的悲剧。大康厂里总共才四、五千人，包身工却不下三千多个，搖紗間里的比例特別大，要占到百分之九十左右。血在飞溅，泪在奔流，这些未成年的姑娘們，尝尽了人間最苦的苦水。

下班了，她們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到李老板为她們預备的屋子里去。

这里沒有床，地上是阴湿而肮脏的水門汀，四面不通风，充滿了汗腥臭。端上来的是一鉛桶餛飩粥，放些盐，丢几瓣菜皮，美其名为“咸酸粥”。很多人累得吃不下东西，橫躺在破席子上睡了。就是在睡梦中，还要熬受着老板的毒打哩。

“喔唷，痛死我了。”

“不要打啦，我下次不啦！”

这种凄惨、絕望的喊声，只有在当时的牢獄

里才能听到。

第二天半夜，她就被李老板用带着刺的木柴打醒了。

冬天，屋子外面寒风凛冽，破席子上没有增加一丝棉絮，四个人合盖一条六斤重的被子。

她们的生活没有热，也没有光，天黑赶着出去，天黑赶着回来，清亮的月光，照着她们惨白的没有血色的脸。对她们来说，世界上也许只有月亮，才是公平的。

在这样的折磨下，翠女的脸色白得象张纸，小小的年纪患月经病了，半夜里直叫痛；凤英显得更加瘦小了，单薄的衣衫上，露出骨头的棱角，她常常出冷汗、发热。

到了发薪的日子，那个自称“有福同享”的李老板，守在门口，伸着那贪得无厌的手。

“招娣三块！”

“丫头两块！”

“凤英，三块！”

血和汗，变成了白花花的洋钱，红红绿绿的钞票，塞进他的腰包。

凤英终于病了，头肿的笆斗大。一个小姊

妹告訴她，“这个病可厉害呢，肿到心里就死啦！”

“哼，咱們的規矩，停一天补三天！”这是李老板的警告。

她终于在昏沉沉的状态下，弄坏了东洋人的机器。后来被拖进了巡捕房，要她赔款，于是連四十五元包身錢也沒有了。

这天回来，她正要把苦楚講給翠女听，但是一直等到天亮，还不見她回来。她問：“李老板，翠女哪块去啦？”

“她沒福，命該如此，沒啦！”老板娘哼着鼻子說：“我是不亏待她的，等她大人来領吧！”

原来，翠女早得了月經病，一直沒医，时日久了，血干骨枯，这天突然倒在車間里死啦。

在包身工中間，不少人不到三年就死了，逃掉的和活滿三年的是不多的。死了，老板买几块板釘釘，写封信給乡下，等她父母看了女儿的死尸，然后加盖。老板們自問是无愧于心的！“你交給我一个人，我还你一个人！”

父母們听了不敢多一句話，老板的后面是东洋大班、巡捕房，这就是他們的靠山。

翠女和許多包身工死了，但她們的仇和恨，是千載萬年也磨滅不了的。

翠女死了，絕望的悲哀攪住了鳳英的心，她要告訴給鄉下的親人。她冒着毒打和“一補三”的危險，兌掉了銀耳環，胆怯地來到了測字攤前面：“寫什麼呢？”戴眼鏡的測字先生問她。

她不知所措的楞住了：“啊，你說我很苦，老板打我，老板娘罵我，我，我想回來……”但是想起了家中貧困的情景，她又急忙改口說：“不，不，替我說，這裡很好，有吃，有穿，老板待我……”

信寄掉了，銀耳環兌得的八個銅板也用光了。但是，就在這個時候被老板發現了，拾住頭髮，拖回家去，一頓毒打，一頓臭罵，最後，叫她跪在破碗底上。沿着碗底，地上出現了一個圓圓的血印……

二

解放了，她已經是快四十歲的人了。她的工資提高了，愛人進了廠，生活安定了。她的頸項上出現了一條閃光的金項鏈，耳朵上多了一

副金耳环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享有了人的一切权利，人的尊严，过着人的生活。

一个晴朗的午后，鳳英拎着一只草包从車間里出来，习惯地要去排队，经过弯曲的栏杆出厂。可是没有一个人排队。再一看，被磨光了的栏杆折断啦！一个小姊妹大声地对她说：“鳳英姐，取消抄身制啦！”接着就挽着她的手，昂首闊步地向外面走。鳳英在厂門口站住了，泪珠儿扑簌簌地落下来。几十年啦，她总是每天小心翼翼地通过这段栏杆，忍受了侮辱和謾罵。她想着想着，又朝厂里走去，然后又慢慢地通过大門走出来，她来回走了几次，警卫問她：“鳳嫂子，怎么不回去？”她说：“我在厂里做了二十多年，今天还是头一遭，我要多走几遍。”

但是，使她感到新鮮的事竟是那么多。

拿摩温沒有了，她平时所熟悉的姊妹們，当上了厂长、科长，有的当上了区长，她們仍旧象姊妹样的关心她。

“嗨，这真是工人当家啦！”她常常說。

春天，当穿着夹衣还感到有些寒意的時候，有一个姊妹對她說：“鳳嫂子，装冷风啦！”

鳳英還沒听懂，可是这个消息已象春风一样傳遍了全厂。

沒有多久，全厂装上了二十七套冷风装置，开了九只洋井，一百零八只排气风扇，它們的效力都在一万立方公尺(每小时)风量以上。在車間的屋頂上，噴着地下水。

天漸漸的热了，柏油馬路冒出亮晶晶的油泡，室外是一百多度的高温。在这个时候，車間里却成了春天。

“喂，大嫂子，你看这里多凉快啊！”鳳英边接着头，边向对面的那个工人說。

“过去車間是棺材、蒸籠，現在哪，年年月月都象春二三月！”鳳英見那位大嫂沒听見，又自言自語地說。

車間里出現了奇迹，夏天干活不淌汗了。她也工作得更勤快了，很早就跑到車間里来，晚上也舍不得走。跑起巡回来象燕子繞梁。产量的进度綫，象箭一样朝上冲。一百八十磅，二百磅……二百四十磅。一天，值班走來說：“鳳英姐，你的产量数上第一啦，怎么样，替姊妹們介紹介紹吧！”鳳英难为情地說：“算了吧，我的嘴

巴只会吃飯，講話可不行哪！”但她终于領着小姊妹干起来，她羞怯地說：“只要眼睛看得准，断头就找得快，并綫要并得齐。……”

小组的产量提高了，她还得到了奖励，感到劳动是一种愉快的享受。

三

不久，鳳英怀孕了。她的心里充满了喜悦。她多么盼望孩子早点出世，看看这美好的时代啊。

怀孕四个月了，厂医看她的肚子异样的大，就送她到紡織医院去。经过检查，医生高兴地对她说：“恭喜你是个双胞胎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她又欢喜又害怕。

几个月以后，她挺着大肚子去看病，医生关心地说：“大嫂子，你就要养啦，嗨，你还走出来，危险哪！”

“危险？”她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，解放前多少个姊妹，为了怕敲碎饭碗，哪个不是到临产才停工啊！

“不，我还没有足月呢！”

“你是双胞胎，不足月就会养的，今天就开始住院吧！”医生好意地劝说着。

“这是咱们的后代哪，啊，你是纱厂女工吧，你想想过去咱们怕生小孩，该养了还做，落在弄堂里的可不少哪，现在小孩一落地，可以叫他也享受享受啦。”

湖色的窗帘，白色的床单，医院的产房一切都很安静，只有这位老女工的心，还是那么激动。

阿芬，是她在解放前生的。那时临产期越近，预告她挨饿的日子快要来到，她拖到见红，才奔回家去。没有一个帮手，没有一口热汤，家里连把剪刀都没有，只好闭着眼，狠着心，用手指掐断了滑粘的脐带。

分娩了，她一胎生了两个男孩。

工会送来了奶粉、小孩用品，居委会为他们预订了八个月的鲜牛奶，每天一磅。你看，祖国对于孩子，总是那么富足和关怀！

一天下班，厂里托儿所的阿姨匆匆地走过来对凤英说：“凤嫂子，你明天给小铜、小强打扮打扮，明天要抱他们去拍电影，听说拍好还要送